

上梁·挂红

那些年在东北农村,寻常人家得起早贪黑、省吃俭用,才能盖上三间草房。

张罗盖房子,得提前两三年备料,从打基础的毛石、河沙,到房木、门窗、口料,再到土坯、黄泥、砖瓦,样样都得筹备妥当。等所有材料备齐,还要选在“挂锄”的农闲时节,择个吉日开工。而盖房施工中,上梁·挂红的仪式,如今想来仍饶有意味。

那时候盖房子,讲究的是“五檩五柏”。所谓五檩,是指从房子的前坡到后坡,一共用五道檩木衔接;檩木下方,紧挨着有一根与檩木等长、起加固作用的木头,便是柏。这上梁,并非架起房屋最大的过梁,而是安放三间房正中间屋顶的那根脊梁木。

上梁的前一天,房主人要挨家挨户去村里请客,告知次日早晨的上梁吉时。接到邀请的乡邻,第二天一早便带着祝福与贺礼,不约而同地聚到建房的场地。随着时代变迁,贺礼也在不断变化:起初是送红布,系在脊梁木上以示庆贺;后来换成彩色幔帐、绸缎被面;到如今,便都以现金的方式表达祝福了。

前来道贺的人们,都焦急地等待着鞭炮齐鸣的那一刻,个个仰着脖子,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房脊的位置,连脖颈发酸也全然不顾。忽然有人高喊一声:“吉时已到!”顿时,鞭炮声震耳欲聋,硝烟在场地四周弥漫开来。年轻的木匠身手敏捷,徒手攀爬上房脊,骑坐其上,将火红的布幔仔细系在脊梁木上。随后,他用绳子把装满糖果、白面馒头和硬币的筐子拉上房脊,在众人的欢呼声中,抓起一把把糖果、硬币和雪白的大馒头,向下方的人群抛洒。众人惊叫着、争抢着,都盼着在这吉祥时刻尝到甜意、抢到彩头。

此刻,最夺人目光的便是那位光脚站在脊梁木上的木匠。他凭着极好的平衡力和不惧高的胆量,在窄窄的脊梁木上来回自如行走,还故意抬手顿足,做出些看似惊险的动作,只为博得众人更多的欢呼与赞叹。

能在脊梁上完成这番表演的木匠,向来是备受礼遇的。上梁之前,房主人要送上厚厚的赏钱,仪式结束后,还得备上好酒好菜盛情款待,这道程序,在当地是万万不能省略的。

盖房的整个过程中,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福,而其中最能彰显喜庆氛围、体现家宅底气的,便是盖房时这场上梁·挂红的仪式。

苗凌云·乡村记事

难忘的手工作业

做手工是我儿时的必修课。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时,学校就开设了手工课。当老师把做手工的材料发到我手上时,我兴奋得不得了,尤其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手工纸板图案,心底立刻涌起一股动手制作的冲动。

课堂上,老师会按照手工作业的规范要求详细讲解并现场示范,可我总等不及老师讲完,就在下面按捺不住,小声嘀咕着动手尝试制作。记得第一次手工课,我们要做一只动态小猫,要求用针线缝制双层纸板,通过移动上下纸板,让小猫的眼睛呈现出不同的神态。可我当时心急手拙,做出来的手工小猫,眼睛要么是“睁眼瞎”,要么成了“对眼”,老师

看后笑得前仰后合。

到了四年级,手工作业的设计和制作难度逐渐加大,除了组装、拼接等基础操作,还会涉及几何、物理等相关知识,同时也需要具备识图和三维透视的思考辨识能力。

有一次,老师给每位同学发了一袋手工材料,里面除了一张印着大汽车的彩色图案,还有四个带轴的缩小版仿真胶皮车轱辘。

那个年代,在农村,汽车十分罕见,我连汽车的真实模样都没见过,更别说动手制作了。为了弄清楚汽车的构造,我冒着严寒,光着头、赤着手特意跑到离家很远的大马路上看汽车。功夫不负

有心人,等了半天,一队满载粮食的重载卡车缓缓驶来,我趁车辆慢速行进的机会,弯腰仔细观察每辆车的车身、车厢、驾驶室、底盘等轮廓构造,并默默记在心里。随后,我一溜烟跑回家,对照着老师给的作业材料和图纸,一边琢磨一边动手操作:折叠车厢、剪裁驾驶室、安装底盘和车轱辘……经过近一夜的忙碌制作,一辆汽车模型终于完成了。看着这件由自己独立完成的手工作品,我的心里涌动着满满的愉悦与成就感。

手工作业不仅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,更对我上中学后学好数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胡有升

春来野菜香

春天来了,集市上卖野菜的多了起来。看着鲜嫩的野菜,我不禁想起儿时剜野菜的情景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的生活还很清苦,赶上青黄不接的春三月,很多人家都要靠野菜度日。于是,剜野菜便成了我们的“必修课”。每天放学后,我与小伙伴们相约,每人挎个篮子,拿个用旧镰刀改成的剜刀或者小铲子,像出笼的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地跑去剜野菜。

记忆中,我对野菜的认知皆源于母亲。小时候,母亲总会带着我去田野剜野菜。她蹲下身

子,边仔细挑选着,边不停教我辨认野菜,像荠荠菜、白蒿、苦曲、豆斑斑等都是在那时认识的。印象中,光荠荠菜就有三种:叶面光滑得像面条的“面条荠”;叶子细长、顶端稍宽、叶缘向上翻卷着像勺子的“油勺荠”;最多最常见的是“涩荠荠”,这种荠菜叶缘呈锯齿状,整个叶子排列成星形,叶面很涩,荠顶常开白色小花。

后来,我不再与母亲一起去剜野菜,而是和小伙伴结伴去,这样我们边剜野菜边讲故事,有时还会玩打仗的游戏。不知不觉间,每个人都剜到了一篮子野菜,

个个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

母亲将剜回来的野菜洗净,在她的巧手烹制下,一道道带着田野清香的菜肴便端上桌。一家人围坐,品尝着母亲的手艺,春天的滋味在舌尖蔓延。

如今,五十多年过去了。每当春风拂过田野,野菜的香气便弥漫开来,我品尝着那些鲜嫩的野菜,春天的味道瞬间在舌尖悄然绽放。那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,更是心灵深处的慰藉。每逢此时,我总会想起母亲,想起我们剜野菜的日子。

冯燮

先生的微笑

学生们也常会来到文化馆跟着徐老学习。

徐老教书法极其用心,要求学生临写每个字的点画都必须精准,还会和学生们一同探讨每一幅创作作品,就连托裱画作也会陪着学生们一起完成。他对学生向来以鼓励为主,从不会训斥、挖苦,常挂在脸上的抿嘴微笑总能让学生们备受鼓舞。每当学生向他请教问题,他总是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在书法教学中,他不会过多地讲大道理,而是用简洁的启发与提示性话语,引导学生在书写中慢慢体味、用心感悟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向徐老请教行书该临习哪本帖,他推荐了《怀仁圣教序》。我直言这帖上的字看着不算美,他没有急于讲解这

种美的妙处,只是告诉我,美是需要在长期临帖的过程中慢慢品味的。果然,随着临习的深入,我愈发觉得王羲之的字韵味无穷,也愈发喜爱。后来我在书法学习中渐渐悟出一个道理:书法从来都不是单纯教出来的,而是靠自身不断感悟,功夫全在日复一日的长期修炼中。

升入初中后,文化课的学习日渐紧张,我去文化馆的次数也渐渐少了。后来徐老调离了铁西区,我们便更是难得相见。直至2020年4月,徐老病重,师姐带着我前往他家探望。阔别数十年,徐老一眼就认出了我。他脸上,依旧是那抹极具魅力的微笑,眼中依旧是睿智深邃的目光,神情也依旧那般和蔼可亲。 吴熙雨